

的，如通俗化艺术家“把我们紊乱的现实画成神仙故事”^{〔10〕}并压制艺术与实际生活中固有的复杂与矛盾。然而，我认为这本书是对当前建筑的真实分析，而不是对谬误的讽刺与谩骂。

第二版按语

我写这本书是在六十年代初作为一个建筑师对当时建筑理论问题及其教条方面所作的反应。现在的问题已经不同了，我认为本书今天可以把它当作建筑形式的一般理论，还可以作为当时的特定文件来阅读，比专题更有历史性些。为此，书的第二部分载有我们公司至1966年为止的作品，没有在第二版时增加。

我现在愿将书名按D·D·Egbert的建议改为：“建筑形式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但是，六十年代初，形式在建筑思想中是王，大多数建筑理论都毫无问题地集中在形式方面。建筑师当时很少想到建筑中的象征主义和六十年代后半时期才占支配地位的社会问题。但事后认识到这本书中的建筑形式却成了几年后《向Las Vegas学习》一书聚焦于建筑中象征主义的补充。

为纠正第一版致谢一节中的遗漏，我要在此对R·Krautheimer与我们罗马美国学院的研究员一起分担有关罗马巴洛克建筑的见解表示感谢。我还要感谢我友V·Scully始终不渝与友好支持本书和我们的工作。我很高兴现代艺术博物馆放大了本版的版本，因而使图例更为清晰而可读了。

看到许多由著作引起的层层波澜，使人不禁感慨万千，也许这是一切理论家的命运吧！我感到与我的评论者相处要比与我的赞许者相处舒服得多。后者多半误用或夸大本书的观点与方法而成为拙劣的模仿。有人说，观点很好，但还不够。但这里大部分的概念是建议性的而不是教条性的，历史类比方法也只能在建筑评论中采用。难道一位艺术家的哲学理论必须要与他或她的始终如一么？

文丘里 1977年4月

(京) 新登字 035 号

《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是文丘里很有影响的一部建筑理论著作。作者认为，建筑具有不定性，出色的建筑作品必然是复杂的和矛盾的，而不是非此即彼的纯净的或简单的。意义的丰富胜于简明，甚至杂乱而有活力胜于明显的统一。密斯有一名言“少即是多”，文丘里却认为“多并不是少”。

全篇观点清新，论证有力，配以精美插图，值得建筑专业工作者和业余爱好者阅读欣赏。

Complexity and Contradiction

in

Architecture

Robert Venturi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Vincent Scully

The Museum of Modern Art

Second edition 1977

* * *

建筑理论译丛

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

[美]罗伯特·文丘里 著

周卜颐 译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西郊百万庄)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顺义县板桥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毫米 1/32·印张：5¹/₈·字数：136千字

1991年5月第一版 1991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4,140册 定价：6.20元

ISBN7—112—01322—4 / TU·966

(6364)

《建筑理论译丛》编辑委员会

主 编 汪 坦

副主编 罗小未 刘开济

编 委 (按姓氏笔划)

王申祐 尹培桐 张钦楠 张似赞 刘开济

刘先觉 刘亚芬 乐民成 吴焕加 李大夏

汪 坦 罗小未 周卜颐 顾启源 黄天琪

黄兰谷 程友玲

《建筑理论译丛》书目

- | | | |
|---------------|---------------|---|
| * 人文主义建筑学 | [英]乔弗莱·司谷特著 | 张钦楠译 |
| * 现代设计的先驱者 | [英]尼古拉斯·佩夫斯纳著 | 王申祜译 |
| * 建筑体验 | [丹麦]S·E·拉斯姆森著 | 刘亚芬译 |
| 美国大城市的生长和衰亡 | [美]J·雅科布斯著 | 黄天琪译 |
| 建筑的意向 | [挪威]诺伯格·舒尔茨著 | 程友玲译 |
| * 现代建筑设计思想的演变 | | |
| —1750~1950 | [英]彼得·柯林斯著 | 英若聪译 |
| * 建筑设计与人文科学 | [英]G·勃罗德彭特著 | 张 韦译 |
| * 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 | [美]罗伯特·文丘里著 | 周卜颐译 |
| 建筑美学 | [英]罗杰·斯克鲁登著 | 刘先觉译 |
| * 符号·象征与建筑 | [英]G·勃罗德彭特等著 | 乐民成译 |
| * 建筑学的理论和历史 | [意]M·塔夫里著 | 郑时龄译 |
| * 形式的探索 | [美]伊利尔·沙里宁著 | 顾启源译 |
| 建筑环境的意义 | [美]A·拉普卜特著 | 黄兰谷 译 |

(凡注有*者已出版)

前 言

我是教师，算不上理论家，只是近来国际文化交往比过去受到了更广泛的重视，青年建筑师和教师、学生们面临着众说纷纭的外来理论的冲击——符号学、三论（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建筑中的象征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等等。一方面为他们的没有成见、思想奔放而高兴，另一面却又担心那些不难觉察的人云亦云、见异思迁的迹象，把最旺盛时期的精力消耗在无谓的激动中。国外的这些观点不是三言两语所能道破，涉及到现代哲学、美学、心理学、文艺理论、社会学、人类学等，当然还有现代科学技术、电脑、数学模型等等各种领域。但也并非人世间的“纯金”或天外飞来的“陨石”。尽管和我国当前的情况有着时间空间上的实际差别。在它们里面仍确有值得借鉴的地方。青年们追求知识迫不及待的热情时时在我身边鞭策着！这套《建筑理论译丛》就在同道们的支持下、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主其事，对手头资料做了一些粗糙的初步挑选，约定译者，准备问世。想弥补眼下外文水平较差原著又少见的缺陷，增添一些可以认真读的书。以后还可选定一批陆续出版。现在最早译成的十三本就要陆续发行了。作为多年的教师，我还想说几句话。

理论最忌僵化，这种教训已使我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想来这一代青年，经过暴风雨的荡涤，已有切身的体验。对这些外来的说道应该会是清醒

的，也不致故弄玄虚以自高身价。

再者，关于建筑各种理论的评价，往往只称为有所启发（来自正反两方面的），不常说依据、遵循或指导原则等等。希望这套丛书能起一点这样的作用——启发。让我们来开拓耕耘自己的园地吧！

译文尽可能保存原意，不添不删，免得文责不清。译者一般只作解释性说明，评论批判文章则可另行发表。这也是想更多地引起独立思考的意思。

汪坦 一九八六年六月

致 谢

本书的主要部分是在 1962 年 Graham 基金会资助下写成的。我还要感谢罗马美国学院的奖学金，使我能在意大利生活了十年。

感谢下列人员的大力帮助：V·Scully 在我真正需要的时刻给我以决定性的赏识和评议；Marian Scully 以她的技巧、耐心和理解使版本更为醒目；P·Finkelpearl 与我多年的讨论；D·S·Brown 与我分担建筑与城规的见解；R·Stern 对争辩作了具体的润色；现代艺术博物馆职员 H·Ottmann 夫人和 E·Marsh 小姐共同合作收集图片。

文丘里

序

这本出色研究著作是有关现代建筑理论背景一系列临时论文的首册。它与博物馆出版的建筑与设计的书籍不同，系列书与博物馆的展览计划无关。它要阐明的概念过于复杂很难用展览的方式加以表明，而作者又不代表单一的专业集团。

文丘里这本书由博物馆和格雷汉美术高等研究基金会共同出版。因为作者原来是通过格雷汉基金会的资助才得以写作的，作为系列书的首卷出版是非常合适的。

文丘里的书象他的建筑一样，反对不少人认为是既成的体制，至少是已经确立的意见。他以异常坦率的语言提出他对真实情况的看法：建筑师时常纠缠于模棱两可、有时是很讨厌的“事实”中，而文丘里却要寻找这一混乱的局面作为他的建筑设计基础。这一与众不同的观点得到耶鲁大学 V·Scully 的竭力支持，在他的绪论中他把抽象地以先入之见看待建筑法则所受挫折与文丘里所喜欢的现实——特别是大多数建筑师设法压制或隐瞒的那些难以对付的事作了鲜明的对比。文丘里的建议很快就能得到检验：它们无需等待立法手续或技术上的验证。他寻求取代的建筑问题还远远没有得到解决，不管我们是否同意他的结论，我们还是呼请准予给他一次申辩的机会。

建筑与设计部主任

A·Drexler

序 言

这不是一本容易读懂的书，它要求信奉专业和对形象的仔细观察，也不是为那些一有触犯他们时就鼓出眼睛的建筑师写的。事实上争论象眼前的窗帘一样徐徐升起，一点一点地、严密的论点一个接一个地联成一体。这一整体是崭新的——很难看清、也难写清，只有新的东西才会如此不雅致和不连贯。

这是一本美国书，它以严格的多元论和现象学的方法；使人想起 Dreiser (Theodore 1871-? 美国小说家) 艰苦地踩出的道路。然而它可能是 1923 年勒·柯布西埃写了《走向新建筑》一书以来有关建筑发展最重要的一本著作。显然，初看起来，文丘里所处的地位似乎正好与勒·柯布西埃自始至终一整段时期完全相反*。这不是说在见解或成就方面，文丘里与柯布西埃相等——或必然如此，没有人能再次达到那种水平了。勒·柯布西埃的建筑经验本身确实对文丘里的思想没有多大关系。然而他的观点事实上的确与柯布西埃的早期著作和此后普遍受其影响的建筑两代人的观点是前后一致的。老书要求单幢建筑和整个城市在建筑中一种崇高的纯粹主义。新书欢迎城市经验中各方面的矛盾与复杂。这样就标志着重点的完全转移，并使现在声称追随柯布西埃的人感到沮丧，正象柯布西埃当时激怒了属于巴黎的美术学院派一样。因此，事实上两书确实是互相补充的；在一个基本方式上，两者极为相似。两人都是真正从过去的建筑中学到许多东西的建筑师。当代的建筑师很少能够做到这点，相反，都想躲在只能称为历史宣传的各种体系中。而柯布西埃和文丘里的经验是亲身和直接经受的。因而每人都能不受固定思想模式和他同时代人风尚的影响，得以实现 Camus (Albert 1913-1960, 法国小说家、散文家、剧作家, 1957

* 这里，我没有忘记 1950 年 B·Zevi 写的《走向有机建筑》一书，此书显然是对柯布西埃所著《走向新建筑》一书所作的回答。但是，谁都不认为它是后者的补充或比它还先进，不过是反对它而赞成“有机”原理。这些原理除 Zevi 本人外早为建筑师们提出，并早就超过它们的活力顶峰。这在 1914 年前赖特的作品得到充分的体现，并于同一时期，在他的著作中作了言语上最清楚的论述。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译者注)的训诫,暂时把“我们的时代及其青少年的怒火撇在后面。”

每人从各不相同的事物中学到很多东西。柯布西埃的伟大导师是优美环境中亭亭玉立、阳光下金光灿烂的希腊神庙。在早期争论中,他就是那样要求他的建筑和他的城市的,他成熟的建筑本身越来越体现希腊神庙的雕刻般积极的英雄风格。而文丘里的早先的灵感似乎来自希腊神庙的历史原型的对面,即不断调整室内外相反要求和反映人们日常生活的一切事务的意大利城市面貌,并非原来广阔优美环境中雕刻般的演员而是复杂的空间容器和街道广场的划分体。这种“适应性”已成为文丘里的普遍城市原理。在这点上他又与柯布西埃有相似之处。就他俩都是造诣很深的形象、雕塑艺术家而论,他俩对单幢建筑严谨的聚焦,给一般城市化带来了一种新的形象化和象征性态度——不是一般规划师所作方案性的或两度空间的画解说明而是整套确实可靠的形象,对建筑本身作极为周密的考虑。

还有,柯布西埃与文丘里两人的形象在这一方面是截然相反的。柯布西埃运用他多方面的才华,以笛卡尔(René Descartes,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的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精确的学识,终结出《走向新建筑》一书为总体作出了清晰而全面的方案比文丘里在此写的容易得多,而文丘里则更为片断。他通过妥协的关系,一步一步向前移动。他的结论所以普遍全面,仅不过来自含蓄。然而,对我来说,他的倡议似乎是在承认复杂性和尊重实际存在的同时,对当代都市更新在纯粹主义剧烈变动下已使当前不少城市面临灾难性的边缘,其中柯布西埃的设想是目前最庸俗化的情况下建立的最有必要的解救药法。它们是大家一致赞扬的梦想——好象阿基里斯想当皇帝(阿基里斯 Achilles,〔希神〕)出生后被其母倒提着在冥河水中浸过,除未浸到水的脚踵外,浑身刀枪不入。故有阿基里斯之踵的掌故,意思是象阿基里斯般壮健勇敢唯一致命弱点是他的脚踵。喻为唯一弱点)。这就使人认为文丘里是坚决不按传统塑造的主角,处处以含蓄而嘲弄的口吻强制般地证实他的劝告的原因。柯布西埃也用讽刺语言但他的讽刺象带笑脸的钢牙一样尖锐,而文丘里则耸耸肩(表示无奈)苦笑着继续前进。这是当今一代对铺张矫饰的实践中已出现了破坏或夸张的回答。

象所有有创见的建筑师一样,文丘里使我们重新认识过去。例如,我

曾一度专注于赖特前期板房风格 (Shingle Style) 的连续性问题，他使我重新估计它们同样明显的对立面：那些建筑师本人必定早被吸引的室内外复杂的互相迁就调节问题。他甚至一再提到柯布西埃早期平面中的妥协调节原理。因此，一切有创见性的建筑师能使死者复活 (古为今用) 是不言而喻的。难怪柯布西埃和文丘里对米开朗琪罗作品中夸大的创作和复杂的造诣问题上意见特别一致。文丘里并不比柯布西埃那样注意有关米开朗琪罗的圣彼得教堂在设计思想上的一致看法。但与柯布西埃一样，他懂得，象老人友谊公寓的窗户布置那样，能按其它方式建造：即悲痛而极不协调的后殿，谱写了垂死的文化和冷却中地球上人类命运凄凉和悲壮的乐章。

在那个意义上说，尽管文丘里自己嘲弄地否认，他的作品似乎已经接近 Furness、沙利文、赖特和康等悲剧性的传统境界的少数美国建筑师之一。他的所以如此，说明相处于一地数代人的力量日益发展有了足长的强度；全在费城成长的从 F·Furness 至年轻的沙利文，接着从 W·Eyre 至 G·Howe 再至 L·Kahn。康是文丘里最亲密的导师，也是几乎所有前一代的美国年轻建筑师和教育家，如 Giurgola、Moore、Vreeland 和 Millard 等的导师。在交流对话中荷兰的 A·V·Eyck 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对文丘里的发展肯定也作出了很大贡献。康的一套“惯常”原理是所有这些建筑师的基本功，但文丘里避开了康在结构上先入为主的成见，赞成更灵活的功能引导方法而与 A·奥尔托更为接近。和他的著作不同，文丘里的设计，一经开展，毫无拘束，其敏捷流畅一如巴洛克建筑师。在同一意义上说如同绘制舞台布景一样奔放自如。(他的罗斯福纪念碑设计可能是最好的，但肯定是最有创造性的方案，观其明快宏伟的格调，充分说明他绘制舞台布景透视方法的才能。在他身上没有康那种坚苦奋斗的痕迹，也没有结构与功能两个极端互争表现的极度痛苦。他完全自在地对待一切细节，这样就必然遭到充斥未来世界的技术均匀论者的反对，这里决不是和柯布西埃甚至是密斯争吵，尽管后者的形式普遍一律整齐匀称。许多高质量的品种都能处在同一个世界中。这种多样性当然是现代人类最有希望的前途。其性质的内在价值远比初级阶段所建议并为肤浅的设计人员抱住不放所作出的表面一致或同样包装要宝贵得多。

根本之点在于文丘里的理论与设计是人文主义的，他的著作的特点很

象 1914 年 G·Scott 的基本作品《人文主义建筑学》。所以它比任何事物都更珍视人的活动和物质形式对人的精神作用。在这方面，文丘里是有伟大传统的意大利建筑师——他与这一传统的接触来自普林斯顿大学的历史和美国罗马学院的研究员。但是，和他设计的友谊公寓一起说明他是其思想可与流行画家相提并论的极少的建筑师之一。——并且可能是认识形式的用途与意义的第一位建筑师。在过去数年内，他从前者那里学到不少东西。虽然这本书的主要论点早在他认识他们作品的五十年代末就定稿了。然而他的“主要街道几乎什么都好”，正是他们的观点，一如他生来就知道小房子的规模会起变化和在大众文化中普通人工制品中聚焦于个别事物就能找到无可怀疑的生活一样。这里不应忘记柯布西埃“纯粹主义”中的“流行文化”与年轻的雷杰的诗一样（雷杰——Alexis Saint - Léger——法国外交家及诗人，1960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由于规模的激增和重点聚焦再度被人认识的教训而具有更新的历史意义。人们再次感到象柯布西埃这样的画家和理论家定会充分理解文丘里把形象化文法与理性意图相结合的原因的。

在这方面很有意义的是文丘里的设想曾引起学院派思想较深的包豪斯一代的最辛酸的忿恨——完全无力反唇相讥，老处女般蔑视大众文化，但又不了解别的什么，对纪念性规模束手无策，口头上说得好听的技术，带着极为刻板的纯粹派的美学偏见。二十年代包豪斯设计的大部分建筑和家具完全可以从当时柯布西埃富有特色的更为丰富而多样的形式中区分开来。现代建筑在此似乎有两条脉络，一条是柯布西埃和文丘里面向更大范围更人情化的建筑师道路，另一条是一般设计人员的道路。

文丘里在俄亥俄州北坎东市设计的市政厅说明他的建筑与沙里文后期的作品也有联系，故总的看来，他具有极深厚而未开发的美国乡土建筑经验。从美国的国情看，这显然是文丘里的最大成就，他再次打开我们的眼界看到美国事物的本质——小城镇与纽约市差不多——从我们普通的、紊乱的、大批生产的社会组织中创建了一种实实在在的建筑；一种艺术。这样，他就复活了前美术学院、前国际风格时期的通俗的传统，和列举一套方法，从而完成了康早已考虑成熟的与我们整个过去重新衔接的工作。

难怪当前一批房产经营者没有一个能容忍他。他们也是些美国性格的

农村孩子，将鼻子贴在糖果店的窗上，第一次花钱。所以他们总是买些建筑企业大军制作的现成旧货和花哨的次品。这些商人自命不凡地提供了许多欺骗性的简洁和死亡的法则：即典型的时髦包装。对这些人来说，文丘里既太复杂又太日常一般。他们对待建筑形式就象对待社会事业一样，更喜欢掩盖实际的需求方面。所以，正是因为他认识并运用存在这一社会现象，文丘里是最不讲风格的建筑师。他总是开门见山，工作快速，既不故弄玄虚，也不装腔作势。虽然他学过风格派建筑，但他设计的房屋却惊人地直截了当，毫无扭捏作态的感觉。毕竟，一座安放在友谊公寓顶上尺度合适的电视天线，确实充实了——既不好也不坏但是事实——我们老年人的生活。无论是什么样的尊敬，文丘里在这里体现的是只要有关事实，他从不对我们说谎。用最直爽的话说，只有功能和功能引导出来的坚强形式才使他感到兴趣。不象这一代多不胜数的建筑师，他决不是一个赶时髦的人。

文丘里的建筑没有很快地获得大众接受，并不奇怪。它们既太新，尽管“适应”复杂对富裕的一代实在过于简单和谦逊了。它们绝不无中生有、热衷于华而不实的姿态或迎合时髦。它们是对任务和形象化条件作了深入系统分析的产物，因而需要我们的一切思维作严格的调整。所以尚未形成需要准备才能看到的象征性形象。这本书在这方面是会有帮助的。我相信将来会在我们这个很少基本教科书籍的时代中得到重视。——这本书尽管它不加掩饰的反英雄的英雄行为，并把眼光从香槟丽舍大道转向普通街道，仍不免挑起二十年代开始的根本对话，因而再次把我们与现代建筑的英雄年代联系起来。

V · 施柯莱

第二版按语

我们无法把形式与意义分开；二者之中，哪一个都不能独立存在。只有通过形式对观察者传递意义才能在主要方面作出不同的评价：如十九世纪通过美学上体现的移情作用；通过语言学家所说的对符号的认识来传达。两边都会同意有关运行的媒介在人脑活动过程中是记忆：即移情作用和符号的识别都是学习的反应，即特有文化经验的结果。认识和从外界现实派生的意义这两种模式是相辅相成的，在塑造和洞察一切艺术作品中，在不同程度上，都起作用。

就这一意义说，建筑的创造和经历象每一种艺术一样，总是批判的、历史的行为，它牵涉到建筑师与观察者通过自身对生活与事物的关系怎样学会去识别和想象的问题了。所以我们对艺术接触的力量和价值将决定于我们历史知识的质量。显然，这里要采用知识而不用学问这一字眼。

文丘里的两部主要著作完全是按上述纲要撰写的。两者都是批判的历史的。这是第一部，尽管它有意义地介绍了几种文字评论建筑著作的重要模式，它主要论述了形式的物质反应所以基本上是感情移人的方法。第二部名叫《向 Las Vegas * 学习》（与 D·S·Brown、S·Izenour 合著），主要论述人类艺术中有关符号的功能，所以基本上是语言学的方法。两本著作之间经常争论的是无懈可击的形象问题，为当代建筑师完成了一部实践美学的巨著。

在这段时间内，我被邀作原序，倍感荣幸。现在觉得原序写得不及原书（由 M·Scully 审编）但结论却令人为难地正确。我特别感到高兴的是有幸在原序中机智地声称《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一书是 1923 年柯布西埃写了《走向新建筑》以来有关建筑发展的最重要的著作。时间表明这一令人恼火的声明没有比它更中肯坦率了。有些评论家发现了非常有趣

* Las Vegas 系美国洛山矶东北内华达州一新兴游乐城市。它以夜总会、赌场、旅游称著。市内多为民间流行建筑。

或当时万分激怒的人现在花很大的精力引用文丘里的观点而不说明出处，或责备他做得还很不够。有的还表明他们自己在很久以前就确实讲过。这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当时这本卓越而解放的书的出版。它为建筑师和评论家一伙提供了更实际有效的武器，使得建筑对话的广度和关联形成日益扩大的局面，这大都是由它开创的。使人感到莫大兴趣的是新而富于意味的建筑是受其方法的启发而产生的，而文丘里、洛奇的建筑也没有惊人地保持在最有理智的注意中心、原始的形式和显著的地位上。现代艺术博物馆支持出版这本书，一如 1923 年主持 Hitchcock 与 Johnson 的展览会导致“国际风格”那样，再次作了一件大事。

V · 施柯莱

一九七七年四月

自序

这本书既是建筑评论的一种尝试又是一种辩解——间接地对我作品的解释。因为我是一个开业建筑师，我对建筑的设想，必然是评论伴随着实践的副产品。象 T·S·Eliot* 所说，“极为重要的是……创造性工作本身。可能，事实上如调整、结合、建造、删减、修改、试验等大部分劳动既是批判的也是创新的。我认为即使是训练有素又有技巧的作家对他自己的作品运用评论是极为重要，也是最高一种评论……。”⁽¹⁾ 再者，我是作为一个建筑师用评论来写作，而不是评论家选择建筑来写作。这本书阐述了一套特定的重点，作为认识建筑的方法，我认为是合理有效的。

在同一篇论文中，Eliot 谈到分析与比较作为文学评论的工具。这种批判方法也能用在建筑中。建筑与任何其他方面的经验一样是对分析开放的，而比较可以做得更加生动。分析包括把建筑分成部件，即使与艺术的最终目标综合相反，仍是我经常使用的一种技巧。不管看来多么自相矛盾也不管许多现代建筑师的怀疑，这种分解却是所有创造中涌现的过程而且对理解是至为重要的。自觉必然是创新和评论的一部分。今天的建筑师受教育过多以致既不能成为自学的艺术家，也不能全靠自发，而建筑又是如此复杂，也不能以小心保持无知的方法去对待。

作为一个建筑师，我尝试着不受习惯的引导而接受对自觉意识的引导——深思熟虑过的先列。我选择的历史比较是有关我关心的传统连续性的一部分。当 Eliot 写到传统时，他的意见同样涉及建筑，尽管由于技术改革在建筑方法上有很多显著的变化。Eliot 说：“在英文著作中，我们很少提到传统……除非在指责的

* T·S·Eliot (1868-1965)，生于美国的英国诗人及评论家，198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字句中，也许很少有这字出现。要不，就是在牵连到关于某些悦目的考古重建项目批准时，含糊地表示满意……。然而如果仅仅是传统的形式，可以不费力气地盲目抄袭或因循固守前人成就，这种“传统”必须坚决加以制止……。传统有更广泛深刻的意义。它不是遗传、继承，要得到它必须花很大的劳动。首先，它包涵历史意识，我们认为这是 25 岁以上要继续当诗人所不可缺少的；而历史意识含有不仅是过去的过去而且还有现在这一概念；历史意识使人深入骨髓地写他自己的一代而且还与整个欧洲文学……具有一种与时间同步的存在并构成与时间同步的法则的感情。这一历史意识是一种永恒的又是暂时的，或永恒与暂时一起的意识，才使作者具有传统，同时也使作者最敏锐地意识到他的时代的地位即他自己的同时代性……。任何那一种诗人，那一种艺术家都没有他自己单独的完满的意义。”⁽²⁾ 我同意 Eliot 的意见并反对现代建筑师着迷于 A·V·Eyck 所说的，“唠唠叨叨地反复讲我们时代的不同东西，以致到了使他们脱离什么是相同，与什么是基本一致的程度”。⁽³⁾

我挑选的图例反映我对下列时代的偏爱：特别是风格派时代、巴洛克时代和洛可可时代正象 H·R·Hitchcock 所说，“经常存在一种重新考察过去作品的真正需要。大概建筑师中对建筑历史几乎都有一般的兴趣，但是关于历史的概况或时期，在任何一定的时期内值得最深入注意的显然随变化着的情感而异”。⁽⁴⁾ 作为一个艺术家，我爽直地写了我在建筑中喜欢的东西：复杂与矛盾。从我们发现我们喜欢什么——我们极易被吸引的东西——我们能学到许多我们真正需要的东西。L·康声称：“事物想成为怎样”，但这句话有它相反的含义：建筑师想把事物变成怎样。在对立与平衡两者之间，还有许多事需要建筑师作出决定。

在比较中包括某些既不漂亮也不伟大的建筑。它们被抽象地从历史背景中提出来，因为我主要信赖特定建筑的固有特色而较少考虑风格观念。我以建筑师而不是以学者的身份来写作，我的历史观点是 Hitchcock 说的：“诚然，一度几乎所有古建筑研究都